

# 一位率性、真誠的行動家 領航於諮商之海的故事——蕭文教授

林玟伶<sup>1</sup>、陳怡箴<sup>2</sup>  
Lin-Wen Ling<sup>1</sup>, Chen-Yi Chen<sup>2</sup>

## 摘要

蕭文老師是國立暨南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榮譽教授，也是台灣早期推動諮商工作的重要學者之一，自1985年完成美國密蘇里大學諮商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學習之後，便回到臺灣，先後任教於彰化師範大學、暨南大學。在教學之外，也投入學術團體的服務，以及擔任多個與諮商輔導相關學報的編輯（審）委員。此外，老師也積極參與專業實務的服務，協助各種訓練課程、講座以及工作坊等等。老師致力於提升臺灣諮商輔導領域的服務品質，在實務經驗的累積中，開創許多進步的空間，像是發展出循環督導模式，應用於兩岸四地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而為了促進臺灣本土諮商與社工兩個專業的合作可以更順利，老師也研究出合作取向的短期焦點治療。老師回顧自己的一生，從童年到去美留學、歸國後的職涯發展，其對於卓越的追求、致力對諮商這塊領域的付出，在在都顯示出老師認真、敬業的態度，無疑是後輩學習者的模範榜樣。

**關鍵詞：**正向心理學、循環督導模式、社區諮商實務、諮商產業、合作取向短期焦點治療

<sup>1</sup>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學士生

<sup>2</sup>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學士生

通訊作者：林玟伶，（612）嘉義縣太保市舊埤里新安三街12號，

Email：u10211127@mail.nhcue.edu.tw



## 壹、成長

### （一）勤苦而自由的成長環境

父母親對於教育的重視，讓蕭文老師在自由成長的環境下，也順利拿下美國的博士學位。知識就是力量，自此之後，老師開始了他豐富的學術生涯。

我的祖籍是廣東，因為我的父母在1949年跟政府到台灣來。在台灣先住在台中後搬到苗栗，後來搬到台北。所以我的家鄉應該就是台灣，只是我的祖籍是廣東。我的家裡面一共有四個兄弟姐妹，我有兩個姊姊一個妹妹，我排行老三。其實我們家從大陸到台灣來幾乎什麼都沒有，沒有土地、沒有財產，什麼都沒有。爸爸是公務人員，薪水也有限。所以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不是只有我們家，其實大家都很辛苦。

那時候我的母親她非常有遠見，因為我們既沒有錢也沒有地、又沒有房產，將來要出人頭地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受良好的教育。所以我們的父母，特別是我的母親從小就很認真地培養我們，我們都讀完了大學。但是讀完大學父母還繼續認為，這麼多人讀大學那一定要有更高的教育。因此，我們孩子全部被我們的母親等於是半逼半送地去美國念書。所以，父母的管教、父母對孩子的期待是非常得重要的。我母親對我們是非常地自在、自主、自由。這樣東西影響我今天非常的深刻，我對我的孩子也是，我不會強迫他們讀什麼、讓他們自由發揮。

### （二）禮儀與做人的根本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禮貌」不僅僅是尊重，也是一種個人修養的表現。老師的父母對於家庭教育的重視，讓孩子從小就懂得對內規範自己、對外有禮

相待，這是父母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我父母唯一比較重視的就是家教，非常地在意的每一個孩子家庭教育、行為、規矩、要有禮貌。這一點影響我現在不管是對學生還有對我的孩子，我都是非常在意行為的規範，我覺得這是做人的根本。

我有兩個小孩，兩個都男生。兩個小孩的管教就像我自己的成長過程，不會強迫他們，他們也從來沒有補習過。我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我覺得：人生喔！不是把你的精力在前半生都用光，它是一個比耐性、比持久，所以我兩個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是，他跟同儕比較起來誰有耐性、能夠持久，誰就是勝利者。你讀小學、讀中學，努力都用完了，你到了大學就不想念書了，接下來你就更不想念書了，真的！他現在愈來愈獨立自主，我認為是因為小時候我沒有給他太多管教的關係，在學業上。但是行為上，做人做事的態度非常重要、有規矩，兩個孩子都很棒。

### （三）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向手足學習

手足是父母給孩子的禮物。在老師的家中，雖然少了祖父母、也沒有親戚，但是家人之間的感情是愉快、團結的。老師也在與手足相處的過程中，學習動靜皆宜。

我覺得跟兄弟姐妹的相處都還算ok，沒什麼特別不好的，小時候就是打鬧在一起。我的大姐大概是一個很會唸書也很愛唸書的人，我大姊帶我讀書。我二姊是一個很會玩的人，所以我二姊帶我玩。那我妹妹就比較一般沒有什麼。所以我主要受的影響是我兩個姐姐，一個帶我玩、一個帶我讀書，也是蠻不錯的。



#### （四）對於真誠、一致的嚮往——投身諮商

研究所要學習什麼，是一個重要的生涯決定。老師在這一階段很幸運地接觸了諮商，發現這個領域的核心理念，是符合他的個性的，於是生涯轉個彎，開始投入諮商專業。

我大學聯考時考了414分，少兩分可以上歷史系、多兩分可以上新聞系，這兩個都是我喜歡的，但是因為分數的關係，我便就讀於教育系。我讀研究所的時候覺得對我影響很重要的一個人就是劉坤輝老師，他在政大教研所開了諮商理論與技術這門課，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諮商與輔導。所以去美國因為我真的不想念教育，那傳播又沒有辦法念，那我就想改念諮商好了。

我的一生很感謝劉坤輝老師，他是啟蒙我很重要的老師。我覺得決定踏入諮商輔導是因為受到劉老師在上課跟我們談到很多諮商輔導有關人的問題啊什麼的。我覺得助人對我來說是一件從我心裡發出來的一種很樂意做的、很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 貳、旅美歲月

### （一）情同母子的指導教授

在異地生活，有人願意對待自己如同對待親生孩子，這是可遇不可求的幸福。聽老師說著美國教授Helen Stevens的溫情相待，很真切地感受到，老師對她的感恩，點滴在心頭。

我修諮商實務時正是被她督導，我跟她說我覺得自己的英文不好，第一年成績她給我A。那第二年我在被她督導的時候，我跟她說我不值得拿A，但是她說「不會啦！你值得A啦！」，我問「為什麼？」，她說：「你除了會中文，你還會英文，像我只會英文，我沒有其他的

語言。我覺得你那麼努力地想要用英文來表達你的想法，單憑這個，我覺得就是值得肯定你的。」所以她給我A。

後來在整個學習尤其念博士的課程裡面，她真的很照顧我。比方說只要是放假，像Thanksgiving、聖誕節之類的，她幾乎都會邀請我到她家裡去，烤很多派給我吃，有時候她怕我不好意思一個人去，她會邀請其他朋友一起來，做菜給我們吃。我覺得她非常地照顧我，就像照顧她的孩子一樣。後來我在申請獎學金的時候，她也幫助我很多，因為受她的恩惠後來才能拿一個很棒的獎學金。

### （二）小我的動力與大我的情操——夙夜匪懈的留美生活

不想被外國人看輕的愛國情操，是一種對家鄉的歸屬與認同感，結合了老師個人對於求得學位的渴望，在這些力量的驅使之下：Nothing is impossible。

在美國念了八年半的諮商，碩士加博士，最重要的就是語言問題，花了三年才克服。…在學習的過程裡面，好像也沒有碰過什麼特別的問題。我只碰過一個老師，因為密蘇里是美國中部，他大概有種族歧視，有一次我想要修測驗課程，但是他說台灣沒有魏式智力測驗，並不需要修課，如果我修了就給我D。但是我不願意退選，反而更加努力，最後得到B。這是整個求學過程我比較印象深刻的。

到美國念書有一個特別的感想就是：你一定要好好念書，一則是不能辜負家裡，二則是我們那個年代才有啦，現在的學生不會有。因為我們是台灣人、是中國人，不可以讓他們覺得我們成績不好、不愛讀書，或者是笨之類的，我們一定要讓他們覺得我們很優秀，這樣才對得起我們國家民族。所以



每一天都讀到兩三點，每一天拼命地讀，以前在台灣從來沒有這樣讀過。

### （三）海外華僑一家親，凝聚活動同歡慶

老師覺得舉辦各種活動聯誼海外華僑與留學生之間的情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可從中看出老師對於做「對人有意義、有幫助」的事情，是懷有熱情並享受其中的。

我們有一個中部四州聯合中國同學會，我是聯合會長。當了兩三年，也辦了好幾次大型的活動。在密蘇里大學辦活動，邀請人來，三、四百個人，好多人！我覺得我的學生生涯到了後期比較看得出所謂的領導能力，也不是一個安安静静讀書的人。在密蘇里州的Kansas City，也跟相關的華社、僑社合作，邀請了很多的外國人，由我跟僑社合作辦理了兩次的雙十節活動，在那個年代，也很風光過。這就是現在所說的，要「社團投入」啦！

當時Kansas City一千多名華人，沒有什麼跟中國有關的東西，所以我就想辦法跟領事館借了電影，膠帶的、古代的那種電影，然後借學校的演講廳、演藝廳，每隔兩、三個禮拜，我就放一次影片，酌收兩塊錢工本費。那個時候很難看到台灣的電影，那時又沒有什麼CD，也沒有網路可以抓電影。所以當時中國同學會跟當地華僑關係也很好，我們跟當地最大的華社組織Kansas City華人協會有很密切的關係，他們會招待我們學生，就是因為我們當時這樣做起來，很好玩。

## 參、紮根與茁壯

### （一）初執教鞭，在忙碌中整合所學

初執教鞭，要學習如何當老師，還

要準備多門課程的教學，這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但是苦盡回甘，老師教書的早年經驗，對於後來在諮商專業上的發展，有莫大的正面影響力。

1985年到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開始工作，我覺得開始工作的頭兩三年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學習階段。那時師資不足，輔導系必須開很多課，一學期開八、九門課，要很努力去準備、學習，也藉機整理在國外念的書，而且要學習用口語表達出來，整合了在美國念書的所有知識，這些對後來的教學、研究、演講都很有幫助。

你們不了解，現在有很多新老師，叫他開個四門課，他們都不願意、也不願意開新課。因為他們總覺得很辛苦，所以不願意多教、多研究。可是我覺得當年在彰師大，因為師資不足，我必須開這麼多課，這樣子反而讓我學到更多、體會更多，對我後來的幫助很大。

所以我都鼓勵年輕的老師要多開新課，他才能夠去創造、整合自己的經驗。因為如果你只開四門課、兩門課，你可以很深入，但是卻無法橫向的連結。你開了這麼多的課，就可以做橫向的連結。這對一個老師來講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 （二）孜孜不倦閱讀書籍期刊，提攜後進研究國外趨勢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為了要了解國外的研究趨勢，老師不管在美國或在臺灣，都勤讀期刊、書籍，繼之努力將精華內容轉化為適用於台灣的模式。我彷彿聽見勝利進行曲的前奏逐漸響起，準備為老師之後專業發展上的進展喝采。

我在美國讀研究所時，就培養起一個習慣。我平常很少進圖書館，但是我每個周末會挑選一天去圖書館，不是為



了要找資料寫報告，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電腦，完全要一本一本翻期刊，所以我就到圖書館閱讀與諮商相關的紙本期刊，翻到我有興趣的就影印帶回家研讀，可是翻久了有一個好處，比方說職業倦怠burn out，它連續幾期都有這個名詞出現，不僅會在這個期刊出現、也會在其他期刊出現，那我心裡就會有一種感受，發現這個主題是現在學術裡面流行的一個主題。所以，那個時候我一直都能夠密切地掌握美國的學術界走到哪裡。

後來回到台灣之後，我自己花錢訂了十三種期刊。我一年會花十幾到二十萬買書、買期刊，剛回國的前十幾年每一年都這樣買。我買書、買期刊的目的，就是我可以從書跟期刊裡找到相關的研究、了解國外的研究趨勢，那把這個東西再來看看我們國內是怎麼樣的狀況，然後再進行下一步的研究。

很多學生都說，找不到研究主題，我說不會啊，國外期刊有這麼多訊息告訴你，你為什麼不去好好地翻一翻。所以我告訴學生，你知道哪十本期刊，你就上網去掃描它的目錄，這樣也可以知道國外的趨勢是什麼。我覺得對我們學習，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學術的發展上，依我的角度來看，我一直能夠走在前端，像臺灣有很多研究，在過去三十年來，基本上都從我這邊開始的，譬如說我剛剛講的burn out的研究、1990年代諮商歷程的研究。…最近幾年來包括諮商督導，我自己也創了一個循環督導模式，很多人找我去上這個課。這些東西都是你從期刊裡去研究、去感受、去發現，我覺得做一個學者，我們要跟上西方，要很用功、很勤的事情。

### （三）用心經營師生關係，團結系所不遺餘力

當一個老師，除了教學之外也需要學習「管理」，結合諮商領域的核心概念：真誠，讓老師逐漸團結起彰師大輔導系的向心力。

其實做一個主管、做一個老師，系裡本來就有很多活動，就像現在的大學生，有運動會啊什麼會的，通常讓學生自己去做啦！我那時候包括他們啦啦隊的訓練，那個時候輔導系從來沒得過名次，我就每天下午四點鐘都陪著他們訓練。結果他們拿到第二名、打敗商業教育系。

此外，又舉辦聖誕節晚會，我把系館兩個出口都封起來、鐵門拉下來，請外燴煮飯給全系的學生吃，在裡面唱歌跳舞，我也在場。老師們一起參加，學生們都很瘋狂，簡直對系認同得不得了。老師你一定要認真地經營、認真地參與他們的活動，而不是訓話，訓話沒有用，你從跟他們互動的過程裡面，跟他們講要做什麼、做什麼，他們聽得進去。

### （四）中美教學大不同，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在老師留美的八年半當中，他深刻地體驗到中美教學的差異處，也了解頭腦不靈活的嚴重性，於是在回台灣任教之後，其教學理念及方式，也受到美國老師的影響，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我一開始上課的時候，同學們上課就在裡面聊天，好像跟主題有關，又好像沒關。老師上課的內容也不一定跟進度有關，常常在進行「對話」。這也是美國教育跟台灣很不一樣的地方，他們鼓勵學生說話，不管你說的內容是什麼。我覺得說話可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跟反思的能力。



另一個學習過程裡印象深刻的，我修了大概四十幾門課，大概只有一兩門課是考問答題，其他都是考選擇題。可是你不要誤會喔，那個選擇題很難的！選擇題有很多的問題要思考、辨別、整合，才能夠選。所以後來我回國，我教學幾乎都出選擇題，題型都跟美國一樣，所以很難回答。你一定要把一個問題全部搞清楚之後才能回答這個看起來簡單的問題。

整個的學習過程裡面，不管是考試還是上課的教學，其實跟臺灣都完全不一樣。那對我後來的教學、跟學生的互動，還有上課考試的方式，跟大部分的臺灣老師都不大相同。

### （五）廚房裡的專注身影，餐桌上的溫暖相伴

對於與學生的相處之道，老師重視的是彼此之間的連結。師生之間的情誼，在吃飯話家常時不斷累積、增長。

人跟人之間最重要是要有連結，你沒有連結什麼事都做不了。像我現在禮拜一、二有課，以前中午都會在這邊燒飯給同學吃，每個禮拜中午燒、煮飯，每天這個桌子就圍繞著十幾個人在吃飯，很有趣吧？

## 肆、期勉與開創

### （一）在課本之外——關注社會脈動

聽老師認真地強調諮商輔導與社會脈動的關係，我突然體認到瞭解時事對於一個諮商專業人員的重要性，當我們能夠以客觀、專業的角度去看當事者的情緒、思考歷程，甚至是其背景的影響時，新聞、時事就不再只是每天不斷重複播放的聲音、影像，而是能從中反思，並創造更好的改變的機會。

讀書固然重要，但是我很鼓勵學生

關心社會的流動或脈動。尤其是我們諮商輔導，很多的知識跟問題都是來自於現場，也就是說書本上所記錄的東西是已經發生的，可是更多的是，現在外面世界，有很多的問題正在發生，所以我們鼓勵學生多看報紙、多了解社會的新聞，那這些東西它跟我們的諮商輔導太有關聯了！

因為我們是活在真實社會，諮商輔導並不是一個理論、一個工具、也不是操作，它是活生生地存在於我們社會流動的過程裡。我覺得存在主義說得非常好，他說：一個好的諮商師不僅是一個哲學家，他也是一個實務工作者，他對於世界的所謂的我們生活環境周圍的什麼文學啦、藝術啦、宗教啊，或者是戲劇啊、小說啊，這些東西都要有一個基本的了解、都要有所涉略。

像我在教變態心理學時，要求學生去看日本的電視劇「Dr.倫太郎」，看看所謂的「變態」會有怎麼樣的行為、情緒表現，而這些表現符合DSM的哪些準則，把它找出來。透過這樣的作業，學生可以從戲劇裡面去學習，配合實務配合理論，而不是只記課本當中的知識。

因此，我們暨大開了一門課，叫做「社會變遷與諮商發展」。從1900年開始，我們有個基本假設就是一定要讓學生知道，諮商輔導是如何在回應社會需求裡面逐步完成它的內涵。讓學生知道諮商輔導是怎麼來的，絕對是從社會事件來的，…，所以為什麼會有家婚諮商、企業諮商…我們在這門課裡，都會交代得很清楚。

### （二）在地關懷，貢獻社區

能將所學貢獻給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們，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覺得一個所很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去，除了學術研究以外，要走出去。所



以當時在local地方，我們就跟地方法院做連結，他們有需要輔導的個案，我們就跟他簽約。還有跟良顯堂，就是陳網阿嬤，還有博幼基金會，我們跟他簽約，因為他們很多小朋友、國中生會有一些狀況，我們簽約後派研究生去做心理輔導。

當初我在寫這個計劃的時候，為要要跟國內其他所有區別，所以我們的課程設計跟理念，以及學生未來的工作場域，我們著重在社區諮商。…那時候只有我們是以社區諮商為主的。所以走了這麼多年，開始慢慢成熟，好多學生都開始在社區工作。…我們有社區心理學、社區諮商實務、社區問題與輔導、社區諮商實習，我們有這麼多跟社區諮商有關的課。…彰師大比較是走一般研究跟學校諮商為主的，所以整個的研究、課程與收進來的學生特質都不太一樣。

### （三）開闊視野，進軍國際

有了本土的經驗，接著向國外進軍，我看到老師對於將諮商專業發揚光大的企圖心以及無私的助人熱忱。這是一個幫助人們「過更好的日子、過更適應的生活」的專業，若是在臺灣之外，還能擴展到其他華人社會，何樂而不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向國際進軍，我們2006年在新加坡開設了一個境外碩士在職專班，一直到現在，已經十年了。…即將要招第六屆了。臺灣那時候很多學校會打電話來問我們怎麼辦，可是當時他們都沒有辦成，只有我們辦成。這也是我們輔諮所讓我們學校有很大的一個招牌就是國際化的一個證明。

而我們的這個班在新加坡是被承認的，他們畢業之後可以在新加坡工作。通過新加坡政府、新加坡專業學會、新

加坡高教評鑑中心的審查、評鑑通過，我們的學生畢業是可以直接在新加坡從事諮商工作的。這算是我做了十年所長裡面最大的一件事情。

### （四）果斷做事，體貼做人

將諮商輔導內涵中的真誠、關懷、同理帶入行政職位當中，有智慧地帶人又帶心，讓學校、系所的事物能順利進行，這是老師在暨南大學裡的另一項成就。

我前幾年因為在學校做行政，除了做所長之外，也做教務長，也做過副校長。我做副校長跟教務長，我覺得那四年間跟所有單位的相處都非常得好，學校也沒出過什麼大事。我覺得我之所以能處理得很好，可能跟我開會比較自在，我開會不這麼強勢，但是我很幽默，能夠去關心、體貼、體恤他們的意見、接納他們的意見，所以意見的整理都能夠很快的…。帶著我平常的信念處理行政，這些都是一樣的。

### （五）發現不同產業的需求，擴大諮商服務的範疇

目前老師極力要推動「諮商產業」：讓諮商專業與不同產業結合，跨域傳統的諮商專業。可以跟醫美產業、美容美髮產業、勞工界、社工界等等合作，從彼此合作的角度來推動諮商專業。

最近幾年來我又發展出來一個新的觀念，叫做「諮商產業」。它必須要跟不同的專業、行業合作，我們不能夠再用一個諮商專業，要用諮商產業來合作。所以我現在當諮心協會理事長，今年我就辦了四場諮商產業的論壇，跟不同的行業，包括美容、醫美合作…。有一場是跟社工合作的，還有一場是跟勞工界合作的。從一個合作的角度來推動諮商專業。



任何一個專業裡面它其實都有諮商的需求，我們的基本假設是這樣。所以我們要喚起別人對我們的重視，以及我們如何能夠進入他們的專業領域。當然有一個小小的目的啦：為我們諮商師找頭路。…不能老待在學校裡，希望我們諮商師能夠散佈在我們各行業的工作範圍裡面，這就是諮商產業的目的。

## 伍、省思與展望

### （一）深廣的知識結合扎實的經驗造就一個好園丁

在專業領域上，有深廣的知識還不夠，還要有實務經驗以及背後支持的體制，才會成就一個有品質的整體環境。

尤其是諮商心理師的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的考核、考試還太鬆散。以美國為例，美國他們在許多年前，我做學生的時候他們就必須要交一卷錄音帶，你去審查、考試的時候要交一卷錄音帶，他們一定會聽，聽你做諮商。我們沒有這個東西，所以你會考試但是你不做諮商，…其實現在大家已經開始意識到諮商心理師法有點落伍，需要來做一個怎麼樣配合社會發展，跟未來的一個需求，做一個全面性的更動。然後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是從課程、考試資格，還有考上以後的督導的訓練，都要一連貫地做一個改革。

現在的年輕人、中生代的四十多歲的人，他們的領域範圍都很廣，大家都認真地在做一些事情。只是我對他們有一些建議就是，專是一件好事，可是專之外，也希望他們廣。這樣這個專才會看得更整合，從整合的觀點，從巨視的觀點來看他的專，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不能夠只專不廣，不深、又沒用，我對他們的期待是這樣。

### （二）工作信念：與人為善

老師溫暖的關懷，就像燃燒的蠟燭，一跟一跟的點燃，將教育之愛傳承下去。

這一段的經驗，算是關係重要他人吧！一個是劉坤輝老師，一個是後來的Dr.Stevens，會讓我覺得，只要我有能力可以幫忙，我一定幫忙。尤其是學生，我們老師資源比較多，我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就可以給你們很多幫忙，這對學生來說是很難的。所以我都盡量幫助學生，…幫助學生讓他能夠快點成長、快點獲得問題解決。這也是我工作上的信念，這個信念來自我接觸過的兩個老師。我都跟學生講我的座右銘之一叫做「與人為善」，盡量地幫助別人。

### （三）走向社區的轉折點

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中，看見自己的責任。921大地震的發生，拆散了許多的家庭、家園，老師在投入心理復健的工作中，看見受傷的人們是有光明面的、是有復原力的，於是老師開始積極地走入社區服務之中。

921的隔年我就來臺南這裡了。那時教育部委託我做921學生心理復健的總召集人。那一年的經驗裡面，我也是第一次提出「復原力」這個概念。以前臺灣沒有「復原力」這個名詞。也是我在這個921的研究裡面、心理復健的工作裡面，我看到一個人在遭遇到困難的時候，特別是要從正向積極的角度。那一陣子我談了很多，包括談正向心理學的概念，也是從我開始的。所以921對我的影響，其實蠻大的。因為921，它讓我更急著想要去走入社區。而且因為看到復原力，所以讓我在輔導個案的時候，比較不會從病理模式去看一個人，我從他們的積極光明面去看一個人，這個效果會很不一樣。



#### （四）鏗而不捨地耕耘一生的志業

熱愛你正在做的事，就是偉大的事業。——史帝夫·賈伯斯

老師對工作的喜愛與認同，就是最好的動力，推著他不斷地往前、成為引領方向的前輩。我想，這就是老師一輩子中，最偉大的事業。

就好像有一個使命一樣，commitment，對我這個諮商專業、我的工作的使命，一直要帶著大家往前衝，不能一直往後看、要往前看。

熱忱倒不敢講。我非常喜歡、認同這個工作、這個專業。…我個人的commitment志業，一直都是還在努力為，看看在我精神狀況還好之下，我能夠為諮商界做什麼，就這樣。一直做到某個程度為止，也不知道做到什麼時候，所以玩耍也沒有甚麼玩耍，依然非常地忙碌。

#### （五）人劍合一、自在生活

諮商輔導就像是跟做人一樣，與人為善、我怎麼去關心個案，這個東西不

只是在諮商過程中，它也是在我生命中生活中真實的一部分…真正的諮商跟你的生活是合作的、合起來的，它不是一個分開的東西。對我來說，它很像武俠小說裡面的「人劍合一」。…我覺得它對我的生命的意義就是活得很自在…我教書或做諮商，我都覺得很自在。

輔導跟諮商，它不應該是輔導就是輔導、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我覺得它其實都是整合起來的，對我來說。最近十年來這種感覺愈來愈深刻，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子的。可能跟年紀大了、體會更多更有關，愈能夠把諮商輔導整合起來在生活跟工作領域。

在人生這條路上，老師依循著自己真誠、大氣、幽默的特質，結合了投入諮商專業的所學，逐漸體會諮商輔導與生活、工作，其實應該是整合起來的。在與自己相處以及與別人的互動中，都能夠自在面對。這樣子的生命狀態，是我們晚輩可以與之看齊、致力追求的境界。

